

11

总之就是这样了，你心想。你的眼镜永久地摔碎了，你在面对年轻的Lord English时严重低估了他的力量，所以你现在玩儿完了。Rose应该更明智一些，那样她就不会觉得你能独自应付得来。

Rose，Rose……你那聪明绝顶的好朋友Rose，你几乎能听见她的声音了。

> 那就好好听，蠢货。

噢，等等。你确实能听见她的声音。低沉而缄默的震颤穿透了你的牢房围墙。你这才意识到你的牢房是有墙壁的，因为这里实在是亮得瞎眼。整间牢房实在太白了，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在这里投下影子。你环顾四周，却无法找到如此耀眼的光的来源。你很难说清地板在哪里变成了墙壁。

**ROSE: John？John？你在吗？**

她的声音含混，你觉得她正处于墙对面的与你这里相似的另一个隔间中。

**JOHN: 嗯，我在。**

**ROSE: 噢，感谢上苍。那么人就齐了。你还好吗？**

**JOHN: 什么？**

**ROSE: 你 还 好 吗？**

**JOHN: 大概吧。但我几乎听不见你的声音。**

你听到从Rose那个方向的墙角处传来了一声闷响，就好像有人松了一大口气之后咚地靠在墙上一样。总之，至少你确实在做这个动作。

**JADE: ——咿？**

**DAVE: 嗯我也没事但是这里**

**DAVE: 呃**

**DAVE: 这么说好像有点蠢但我确实不能**

**DAVE: 感受到……时间**

**DAVE: 我不是一个人对吧你们肯定也发现了**

**DAVE: 或者没发现**

**JADE: 嗯**

**JADE: 对这个盒子里当然存在空间但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JADE: 就好像我瞎了一样**

从juju之外传入的噪声更大了。仿佛有尖锐的金属在他们上方碎裂，残片叮叮当当地洒落在盒子上。

**ROSE: 未来的我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来做这件事？**

**JOHN: 呃……她其实没有……**

**DAVE: 什么？**

**JOHN: 她——**

**DAVE: 我 听 不 见**

**JOHN: 呃，她其实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我们应该怎么做？**

**JOHN: 她只说过会发生什么，而且用了非常不具体的表达方式？**

**ROSE: 所以那意味着我们被卡……**

金属碎片的撞击声变本加厉，淹没了已经在尽力呐喊的Rose的声音。

叮，叮，咣。

**JOHN: 现在我也听不见你说话了！**

**JADE: 请你长话短说**

从Rose的区域传来的长久的沉默说明了这项任务对他而言是多么的艰巨。

**JOHN: 她说JUJU会被装载而后卸载。**

**ROSE: 什么？**

**JOHN: 所以，我想，它大概已经被装载了？**

**JOHN: 填充物是我们。**

**DAVE: 所以呢？？？**

**JOHN: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会被永远关在里面。**

**JOHN: 我们迟早会被卸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JADE: 什么？？？**

**JOHN: 我知道这有点太抽象了，但是……**

**JADE: 不，我只是真的听不见你说话！**

**DAVE: JOHN你在喊话方面真的弱爆了**

**JOHN: 呃！**

你放弃了努力大声呐喊安慰剩下那些满怀担忧的青少年，开始思考。现在你明白了，年轻的Lord English落败这件事情不会发生，至少不是以成年Rose所预言的方式。根据你的推断，仍在juju之外的那四个孩子才是命中注定能完成这一重任的人。根据从这间牢房以及承载着juju的宝之外传来的未曾停歇的嘈杂噪声判断，他们还在严肃认真地战斗着。

但那对你们四个有什么意义？

你试图想象外面的战斗场景，但那很难。

> 开动你的想象力。

在你的想象中，这是一场激烈而且激动人心的战斗。但你脑海中干脆利落的战斗被周遭炸响的、只能被形容为含糊而且愚蠢的真实声效淹没了。还有许多歇斯底里的嚎叫，而且，如果你没有听错，这些嚎叫都是由男性参战者发出的。还有一种突然爆发的能量场，仿佛其背后拥有极其广大的源头。就像一个包裹了整座舞台的由纯粹的狂暴的希望所构成的泡泡，如果你不介意听起来蠢得可笑，你会这样形容它。然后你听到了……不是吧？马鸣？？不，不是简单的那种有血有肉的马。那是金属制成的马匹，如果你愿意相信它们还是马匹的话。

> 停止想象。

想象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很明显，你愚蠢的奇思妙想完全不能公正地转述哪怕一丁点儿牢房外真实刺激的激战。说实话，从你想象出马匹的一瞬间开始，你推理出的战斗就失去了一切的合法性。你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查明外面发生了什么。你甚至怀疑是否还有谁有能力承受这样赤裸的、未经过滤的青少年斗殴事件的非法性，所以那就这样吧。

当你从你空想的臆测中——无论它到底要不要囊括由机械马匹实现的伏击——脱离时，你听到Dave的声音从你下方的牢房中传来。他提高了音量，想要和你或者其他某人交流。你听不清楚。你再次把耳朵贴在地板上。

他在和Jade说话。他们又在追忆往事，这是他们在隔着一堵墙互相大喊时能想到的最好的点子了。你再一次感伤地想起他们都是少年时期的你的朋友，他们一定有很多很多问题想要问你，或是互相询问。你该和他们说点什么？

你会向他们讲述快乐的未来，哪怕你明知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有机会亲自体验那些吗？你会向他们讲述悲伤的未来，哪怕这样只能徒增他们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自己也许永远无望幸福的怀疑吗？你不知道如果你是青年John，你能否接受得了这些。你会提出无数的后续问题，而对此成年John一点儿也没准备好一一作答。你要和他们讲Roxy和Calliope的事情，哪怕你自己也对她们真正的关系一无所知吗？你要告诉他们Dave和Karkat后来……呃……搬进了同一个巢穴而且一天到晚看电视，而且Jade好像也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且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成功相处的吗？你要和他们说Terezi……

出于某些缘故，她的名字像尖锐的指甲一样割裂了你的心。这很合乎逻辑，你心想，毕竟她的名字里有那么多尖锐的字母。她的牙齿也很尖锐。还有尖锐的胳膊肘和尖锐的言辞。Terezi Pyrope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女孩，也许所有的锋芒毕露都是为了告诉你，你对她的想念超乎你自己的想象。

如果她在，她不会允许你遗忘与特定友人的联系如此之久乃至错过他们人生的整段篇章。如果她在，她不会允许你在百无聊赖中与一群蝾螈厮混如此之久。如果她在，她一定会唾弃你自始至终表现出的输家姿态并踢你的屁股。如果她在，她一定会用手指戳着你的前额痛斥你逊得无可救药，然后命令你拿起你那该死的电话。如果她在，你大概会把她称作奇葩并假装讨厌她，或者你说不定真的能说服自己相信你讨厌她。然而现在，你孤零零地坐在这个纯白的小立方体里，一遍遍地回顾着你的悔恨，你不再认为你真的那样讨厌过她。

你会把这一切告诉那些孩子们吗？

你大概不会把这些告诉任何人。包括她在内。

另一个念头蛮横地闯进你的脑海，与Terezi完全无关，也和你要不要把什么东西告诉其他被监禁的孩子无关，总之你觉得它和这些都无关。

**JOHN: 我……抑郁了吗？？**

你把你的心理活动说了出来，但你的音量不大，你觉得那些朋友们应该听不到你在说什么。所有的疑问都在沿着你的喉管下行，钻进你的肚子做窝，就好像它们自始至终都生活在你体内一样。而且它的确在那里住下了，所以你才会感到巨他妈压抑。你只不过是一只庞大而且潮湿的肉袋，装满了自私自利的痛苦，每当你张开嘴，那些庞大、潮湿、油腻的存在就将滴落。整个世界的时间与空间都无法让你好受分毫。这是你必须主动去追求的东西，单单坐在原地等待境况变好是徒劳的。

噢，去他妈的等待！等待无聊得要死！你是JOHN EGBERT，归根结底，你是不朽的创世神明，是唯一完全超脱于正典围栏的存在。你拥有力量，你难道忘了吗？

你抬起双手，用四指框成矩形，开始向超脱于自我与正典之外的回溯之力的源头发起链接。你凝聚心神、竭尽全力。你在脑海中回忆一切你能够跳转抵达的目的地，一切除了这间牢房以外的位置。

你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

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重重地跌坐在墙边，沮丧之情迫不及待地向你纠缠而来。就像一个时刻准备着拍拍你的后背然后说出“不错的尝试嘛，兄弟”的老朋友。“当你失败时，我会永远对你不离不弃。”谢了，哥们，你默默地心想。

**JOHN: ROSE是对的。**

**DAVE: 什么？**

**JOHN: JUJU必须被卸载。**

**JADE: 什么……必须什么？？**

**JOHN: 离开这里的唯一方式……**

**JOHN: 就是我们只能等待某人把我们放走。**

**JOHN: 诸位，对不起。**

**ROSE: 噢。**

**JOHN: 然后……**

**JOHN: 我可能要抑郁了？**

> ==>